

兴义市文史资料第三辑

目 录

- 1、兴义敷设县治沿革考……………蒋叔雨(1)
- 2、兴义封建迷信概述……………胡仰之(7)
- 3、兴义回族起义答客问(续)………罗心则(21)
- 4、兴义布依族风俗习惯之一
——查白场之由来及现况………杨绍雄(43)
- 5、兴义县妇女会概述……………邱淑波(48)
- 6、我所知道的王电轮先生(续)
……………张立安(52)
- 7、旅兴八年见闻……………廖映九(59)
- 8、西南联大与昆明学生运动………张凤翔(90)
- 9、兴义女小的一场风波……………刘剑钊(111)
- 10、贵州省保甲训练干部讲习所轮廓
……………花寿泉(117)
- 11、刘显潜创办随营学校……………吴炯心(121)
- 12、刘袁矛盾的前因后果……………王焕雯(130)

- 13、“五四运动”的影响在兴义
.....吴炯心(142)
- 14、柳渝铁路事败后一夕谈.....王健安(150)
- 15、随新二十八师出缅抗日见闻
.....雷吉庆(154)
- 16、捧鲊杂谈记
.....徐佐卿口述吴虚谷编记(160)
- 17、防守乌江片断回忆.....刘懋昌(175)
- 18、窦居康之死.....王虚怀(183)
- 19、“七七事变”后护送白银到香港略记
.....廖映南(190)
- 20、记一个犯罪团伙——鸿雁队的兴灭
.....刘剑钊(193)
- 21、安龙事变概况.....蒋叔雨(199)
- 22、本刊启事.....(204)

兴义敷设县治沿革考

蒋叔雨

一、县名释义

兴义、明季为黄草坝，（明史、地理志），盖以其地产金钗石斛，名曰黄草，因以名坝。清嘉庆二年，苗民起义，府城被围，县城告紧；地方官绅协力保卫，甚至有毁家资募乡勇以助官军平乱者；清廷嘉其忠义，诏改南笼府为兴义府。（见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及《兴义府志》）三年裁普安州判，设县治于黄草坝，即今之治城，以其为兴义府属，即以兴义名县（见《兴义府志》及云贵总督鄂辉《请设兴义县疏》）。民国成立，兴义府改为南笼县，寻又改称安龙县。兴义县仍之。

二、县治沿革

县地于帝嚳时属盘瓠国；（见《后汉书》）

及《蜀治》)唐虞及夏为“荒服”; (据《兴义府志》考证)殷为鬼方。(据旧《兴义府志》及安南诸志所载:考鬼方之名,见于《周易》,汉儒注释:或以为远方,或以为北方(?)国,或以即西羌国,可见无指为郡地者。近人任可澄续修《贵州通志》另有鬼方考,兹不赘)惟贵州属西南夷,俗信鬼,故有鬼方之名。周初属越地; (见《华阳国志》及《蜀志》)战国时属靡莫(按靡莫国见《史记》在夜郎之西);秦因之;汉武帝元封二年,灭靡莫,置毋掇、属益州郡,即今县地,较为有据、王莽篡汉,改为有掇县;光武中兴,仍复无掇原国名、蜀汉后主建兴三年,武侯平牂牁,太守朱褒乱,改置西丰县,盖属益州之兴古郡、晋武帝泰始五年,又置毋掇县,仍隶兴古郡、寻改隶宁州郡;惠帝太康二年,复置宁州,县隶之、东晋元帝永昌二年,随兴古郡设于后蜀;明帝太宁三年,后入晋;简文帝成安二年,没于苻秦;孝武帝八年,又入晋、刘宋改隶梁水郡、梁元帝元年,没于爨蛮、陈时,乌蛮阿台据治城,名曰顺帅格。据捧鲜,名曰霭外则;唐高祖四

年，乌蛮内附，置西平州，县境属之；太宗八年，改西平州为盘州，置附唐县于治城，隶戎州都督府；玄宗十年，乌蛮据盘江地叛，沦于蛮；经唐之五世及五代，辽、宋因之；元世祖七年，于矢部内附，置于矢万户府于盘州，县隶之。十三年，改于矢万户府为普安路总管府，隶云南行省，明年，升为普安招讨使司，十六年，改为宣抚使司，二十二年，罢司为路，仍隶云南行省；明太祖洪武十四年，景双鼎克其地，驻营治城，即今之景家屯。屯守十五年，置左所于兴仁县之青山，置右所于今之鲁屯，隶普安卫。十六年，置黄坪营于治城，隶普安民府，改隶贵州都司，二十二年，置布雄营、捧鮓营，属普安军民指挥使司，改隶云南，寻又改隶贵州都司，二十七年，改隶四川，永乐元年，属普安抚司，隶四川布政司，十三年，属普安州，隶贵州布政司。明神宗三十年，改隶安顺府（明史：以普安州、普安卫、安南所、安南卫、安隆所、新兴所、新城所并隶安顺），清世宗设普安州判于治城，设左营游击于捧鮓，隶南笼府，（即兴义府）此历代沿革大致。

三、设 县 经 过

清嘉靖二年，平定苗变，改南笼府为兴义府。邑人花流清、曾世耀等，以县地去州远，试赋讼徭，士民苦之，请设县治理。明年，云贵总督鄂辉，奏准裁州判设县治，并划拨捧鲊巡检及州属之黄坪、布雄，捧鲊三营左右二“里”，贞丰、册亨州同所属之巴结、者安二亭与府属之花阁五屯，隶县管辖，属兴义府，自是县名永为定制，此属第一次确定县治，但未委任县令到邑。斯时，邑人刘九州、益洪泰等又亲到贵阳疏呈贵州巡署，请奏清廷委任县令莅治；贵州巡抚转奏到北京；清廷准旨，並派旗人某（忘其名）钦差到邑。邑人僱用本地肩輿抬着钦差绕道到达盘州，经七八日之久。钦差不明地理，竟认为邑地距州七、八站，赋税讼役之苦，确属实情。清廷因奏准旨。至嘉庆末年，贵州巡抚始委任县令到邑视事，斯属第二次实际设治情形。清末因之。民国二年，废府隶贵西道，裁捧鲊巡检设分县。民国九年废道，直隶贵州省长公署。民国十六年改称省政府，县

隶属之。民国二十四年设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于兴仁县，兴义属之。自清嘉庆三年设县至今百有七十八年。（以1965年计）

四、补 遗

1、明崇祯年间（十七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）地理大师徐霞客为考南北盘江流源，曾亲到黄草坝（兴义）。时郡地未径开辟，榛莽遍地。徐由江底用木筏过河到此。坝上多生黄草，仅有茅屋数间，每逢场期，有少数民族买卖简单竹器、藤索、黄蜡等，并无其他贸易。徐观察地形，谓此地界连三边（黔滇桂），当滇粤要冲，应敷设县治，方足以控制边陲。所划界限，东西南北，均有指定。厥后设县，划拨界址，实与霞客规定脗合；足见其非寻常之遊客可比，实为地理专家。霞客有言：“黄草坝之不能设县，土司恐夺其权，州官恐夺其利”。

二、兴义别名“黎峨”，一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所由自。考黎峨山原在平越厅（今福泉县）。我向在贵阳，平越人问我：黎峨山是我们平越的，为什么搬在你们兴义去？我说：你

不知道；我也不明悉。不过我常听父老说，兴义设县时，还差学额（秀才名额）四名，洽巧平越出了逆案，厅降为州，就拨出四名学员列入兴义，黎峨之名，由此而来，並非毫无根据。

兴义封建迷信概述

胡 仰 之

封建迷信，是封建统治者、地主、资产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群众，以利于统治、压迫、剥削的工具，使人民在苦痛的压迫下，“听天安命”，甘受残酷的统治、剥削，“修造来生”，不作反抗的意图。这种封建迷信，解放前在兴义特别猖獗。（由于遗毒太深，解放近四十年来，还没有根除——编者）兹述其大概情况如下：

一、在兴义城里信神信鬼，吃斋念佛的设有三个著名的神坛：一是飞鸾坛，设水晶观；一是宝善坛，设老四川庙；一是善缘坛，设东岳庙。这些坛主和开办首人，为了避免赶斋赴会人众的拥挤，又在各庙设立分坛，计有：南华宫，仁寿宫、云南庙、川主庙、观音阁、笔架山、坎阳沟、北门等处。每月（农历）初一、十五各庙都要做朔望会，许多“善男信女”，

纷纷赴庙赶斋吃素唸经，抢夠香蜡纸烛，到庙里点香烛，烧纸钱，整个庙殿，香烟弥漫，把日光也遮掩得昏暗不明，这也就花消物力不少。

二、有吃二、六、九的斋奶斋婆，每逢二月、六月、九月的十九日，要做观音大会。据说：二月十九日是观音大士的生辰，六月十九日，是观音大士“入道”日期。九月十九日，是观音大士“成道”日期，这三个十九日，叫做“观音胜会”。许多城乡妇女，都丢下生产到庙里去礼拜、祈祷、唸经和参佛，出香钱（规定最低额，越超额越表示诚意）、吃素餐。有些斋婆，在观音佛象神龕下，恭谨跪下，手拿佛珠，口唸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百遍、千遍不止，一跪就是几个钟头。

三、农历正月的“上九会”、九月的“下九会”、三月的“蟠桃会”、六月的“旻皇会”，这几个会，都要隆重举办，在庙里诵经拜忏九天，搭会的人，都要斋戒沐浴，虔诚拜祷九天。承办的首人和法师，可在办会中，大捞一把，参拜的人当然要旷日废事和花钱了。

四、每年的农历七月中，叫过“中元节”。全

县人家，不管什么职业行道，家家都要祭祖（七月初一起至烧包日止）、烧包（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任取一天）化纸钱和金银纸，最穷困的人家也不能免除，这笔花消，为数也大。

五、兴义城里农历每年的三月和五月要办迎神赛会：三月二十一日是“东岳会”，迎遊的是东岳菩萨；五月二十三日是“城隍会”，迎遊的是城隍菩萨。一个会，通常是做三天或两天，以第一天最热闹：遊行时以火炮和大号开导，接着是各种化装的鬼神，各种锣鼓、乐器、玩龙、耍狮、以后是扮各种神象的：如鸡脚神、白无常等，还有装乞丐还“叫化愿”、还“枷锁愿”的，也有打花鼓，唱花灯的，有化装各式旧戏，如活捉王魁、活捉子都、活捉三郎等，沿街遊行，边唱边舞。有刘廷忠者，每次迎神会，他都化装白衣财神，身穿白色长袍，头戴一顶高尖帽，帽上写着“一见大吉”四字，左手扛一把纸伞，右手拿一把团蒲扇，飘飘然站在一架四人抬的台架上；罗绍之常扮孙悟空，在一架八人抬的台架上，一边遊行，一边在台架上打筋斗；刘廷忠的儿子刘永和扮

“鸡脚神”，画花脸，唇下吐出五寸长的舌头，是用一条猪脾做成的，左手拿一根铁练，右手拿一块方牌，上写“严拿奸宄”四字，身骑大马，摆出凶神恶煞，阴森可怕的模样，看去令人发抖，小孩见了会惊叫。随着就是大官、富商的“小少爷”，艳装丽服，身挂多条黄色绸带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左右有二至五人牵马护送，表示显贵和富有，叫做骑“摆马”。接着是四人抬的“彩舂”，多到十多架，至少也八架。最后，才是迎游的菩萨——“东岳”或“城隍”，坐的是八人大轿。

游行时，还有军队一连护送，服装步伐都很整齐。全部行列，长达一、二里。沿街居民或铺号，都要摆设香案和供品，穷富人家都要放鞭炮，鞭炮越多，越显得阔绰和富有。在那封建时代，既可加深迷信的宣传；又可以代替娱乐，因为三月下旬，正是点完了苞谷，收完了大烟；五月下旬，又是插完了秧的季节，农民正好在农忙后得到娱乐和休息，更增加了热烈的气氛。只不过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，换得的却是低级趣味与封建迷信的毒素。

六、每年夏季，不管城乡，都要打“青醮”，据说是驱逐瘟疫和虫害，打过“青醮”，人就免疫不病，禾苗可免病虫害，人康年丰。“打醮”，要做七天或九天的道场，唸经、礼拜，敲锣打鼓，大街小巷、村庄场镇，遍竖花幡，道场园满，摆宴大吃大喝；有的街道或村镇，要唱滇、川戏剧。当然要大花一笔钱财，兴办的首人，除用原积有专款备用外，还要挨户挂捐，美其名曰“功德”，多少听便，越多“功德”越大，反正都是额外收入。道场结束这一天，要做接“灵官”的游行，花样和迎东岳、城隍菩萨一样。这灵官菩萨是雇人装扮的，红须红发，金面獠牙，左手挽结，右手执金鞭，坐在八人抬架上，沿街游行。游完，抬到四方台（在今街心公园，筑有一个土石台，形正方故名）上端座着，由道士敲打着锣鼓，唸咒开光，最后由道士祈祷，大叫一声：“请大圣开金口”！这个活灵官缓缓站起身来，将鞭一挠，大吼：“吾神驱瘟逐疫，保境平安……”！一番吉利言语，才算道场结束。道场完毕，道士要挨家作一次“扫荡”（瘟疫），在每户门上贴一张

“符”，“打八卦”，说一些骗人的“吉利”话，这些人自动地在他的“盘子”（要钱的）里丢钱，不管是自愿与否，投的人总爱面子，投的多，更光荣，这叫“扫荡钱”。

七、有一种迷信叫“打保福、冲锣锣”，是一种巫教把戏。人们有点病痛，不看病吃药，却听迷信人宣传，许下“保福愿”，有时，病果然好了，就还“保福”愿；有的人还病着就进行打保福。情况是在病家神龛下，设立“神爷”“娘娘”……（《封神榜》上人物）等木偶（也有铜铸的）神像，大搞锣鼓，满堂灯火，迎神请鬼，装灶神、装土地、装包公、装玉帝……，冲着锣鼓，乱唱乱跳，一幕幕演出，整夜不休，跳到天快亮时，来一个花头叫“拿茅”，用茅草、纸张，扎成一个人，在凌晨带到郊外的山谷中，唸唸有词后，大叫“穆童贵、宋士武……”，“来了没有？”因夜静，远近谷中，有先、后回声，回声隐约难辨，作法道士便说：“来了”“来了”！不管来与不来，总说是“来”的，于是就煞有介事地说：“拿着替死鬼”了！——茅人，便提着茅人来交待

给神龛下跳着的“神”，给予宣判处死，就是说已有“替死鬼”代替，病人就会好了。

一次，邻居颜贵荣之子颜光宗，十多岁时病了，颜贵荣为子许下“保福愿、冲锣锣”，巫教者来家冲锣锣，设坛跳神，通夜锣鼓声不绝，闹得全家和邻居整夜不宁；病人颜光宗被这跳唱声、锣鼓声，冲得魂飞魄散，法事还不结束，而病人颜光宗的生命却结束了。这种事，不只一桩，所以做法事的道士，一般都在病人许愿，要病好后，才去“打保福”还愿，不在病人严重时答应做道场，免得出现丢脸的事故。

八、解放前二十多年，兴义水晶观的“飞鸾坛”在一年的正月开办上九会。会首是富商王仿卿，名誉会首是滇黔边务督办刘显潜。会前以刘显潜名誉由贵阳聘来两个皇坛法师一附象师。会中，准备临乩附象。（笔者应邀参加写“表”，得知会里内容）在正月初三日夜三、四点钟，当吃斋男女百多人一律参加跪拜“迎圣”时，（首士王仿卿跪在前排，会众分排依次下跪）由贵阳聘来的二人：一人叫掌坛师李占春，口唸“金光神咒”，唸着、唸着，

另一附象师靳仅先忽然跳到神台上，大吼一声：“吾神王主天君临坛是也！”，李占春忙叫我不要跪，快起来在旁记录那些鬼话：“上有青天，下有神灵，若是欺心，便是欺神！……”同时，告诉众生：“有年灾月难，快来顶敬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和纯阳吕祖，可免灾难！”这个靳仅先来兴义时，就带有许多张“观音、吕祖”的象片。宣扬说：这两张照片，是贵阳办“七七四十九天”的“趸天大教”由空中拍下来的。允许“好善”的人购买。（每张象多少价值，未注明）这两张象麻痹了不少人，尤其是戒口吃斋的善男信女争购到家供奉。后来，本县人吴维初（日本留学生，曾在贵阳制革厂等任过职）是有名气的“同善社员”，信仰佛教的人，由贵阳回兴义原籍探观，也宣扬这象是观音大士和吕祖临凡，在空中拍下来的，这些迷信人更加迷信了。

其实，这两张“神人临凡象”，是法师勾结像馆人员、串通戏院演员在一个山麓化装拍下的，把底片装在象机里的。拍摄前，掌坛法师宣称：某天某时某刻，观音、吕祖要下凡显圣，

请照象师向空假拍一下，再以底片示众，而进行骗人的。人们不细察，却信以为真而构成的把戏。

兴义也有一个附象师名段和清的，也常在做法会时，耍过这种把戏。段和清的文化低，谈话鄙俗。他在附象前有准备，说出的言语，比较精鍊，因此有人相信他的“代神言”。其实，段和清每次附神前，就去请教老秀才袁子雅，替他编好一篇简短词语，他唸熟了到附象时应用。一次段和清深夜到袁子雅家，在横卧吹大烟中，袁教他一则“灶君临坛诀”，诀语是：

“灶神菩萨、灶神君，灶神原来在天庭，只因世人心改变，玉帝差我下凡尘……”。后来，段和清在一次附灶神临坛象中，就把这个诀一句句唸出来，被麻醉的人不少，哪知这个诀是出于滥肚皮的袁老“秀才”呢？

九、兴义在民国初年后，盛行诵“阴阳二渡经”。凡是家有病人，就请人来家在门前设香案唸“阴阳二渡经”，要唸三晚上，每晚一次，约需两个小时，加“拜忏”约三小时，城里请人唸，每次要花银元五角，农村里请人唸，